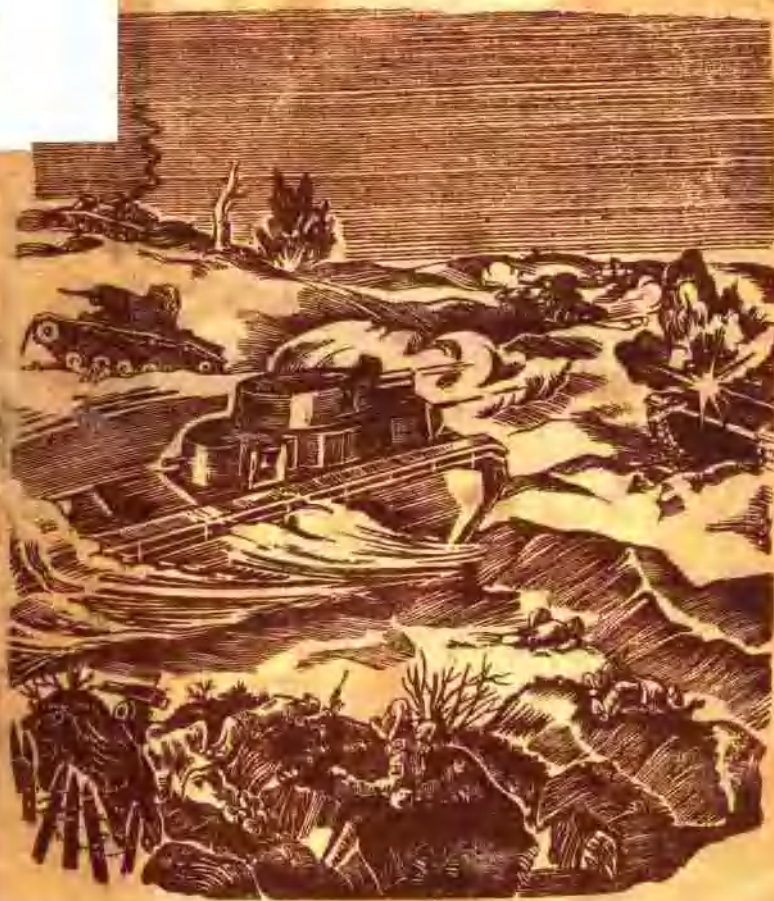


李翁諾夫
侵略
林陵訳



李翁諾夫著

(Л. Леонов)

林 陵譯

侵 略

(НАШЕ ЦВІЕ)

劇 幕

上 海

蘇商時代書報出版社

一 九 四 五 年

查斯拉夫斯基
(Д. Заславский)

對敵憎恨是怎樣產生的

——論李翁諾夫的劇本「侵略」——

萊翁尼德·李翁諾夫的劇本「侵略」寫得樸實，優秀，有力。讀它的時候不會無所動心。它表現一個在德人政權下的小城鎮，表現這城鎮裏普通的俄羅斯人。我們看見，對於敵人的憎恨怎樣改造這些人，他們怎樣成為英雄。藝術形象的真實性和正確性抓住讀者的心弦。

城鎮並不很大，鎮裏的人大家都互相認識，老人們能夠講述現在已經成年了的每一個居民的童年。大家都認識一位年老的醫生達郎諾夫（Таранов）。他是一個矮小的，頭剃得光光的，見義勇為的人，全城的居民幾乎都是他接的生，就是現任區執委會主席柯列斯尼柯夫（Колесников），就是從前鎮裏富商法尤寧（Фаянин）的馬車夫的兒子也是他接的生。大家都愛護和尊敬達郎諾夫。他在鎮裏建立了一個綜合病院，他自己在裏面做複雜的手術。

大家也都認識他的妻子，安娜·尼柯拉亦夫娜（Анна Николаевна），一個體貼的，和善的女人，才能的鋼琴家，但爲了孩子的關係已經放棄音樂生涯。女兒奧麗雅（Ольга）是一個女教員。這是一個年輕的，端淑的姑娘。她像父親。同樣堅強的性格，同樣的見義勇為，對於人們有同樣的興趣，有同樣社會事業的積極性。因此她和父親有着推誠的和密切的友誼。她和區執委會主席柯列斯尼柯夫——堅強精幹的共產黨員也有着友誼。

然而達郎諾夫的兒子卻沒有出息。小時候把他慣壞了。因此，或者由於別的原因佛陀爾·達郎諾夫（Федор Таранов）走錯了路。在他的往史上有着黑點。看來，他大概是過的荒誕的無意識的生活。他遇到一個不知究竟是那樣的女人，他的家庭雖然設法使他謹防她，但是仍舊徒告無益。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佛陀爾把這女人殺死了，——可能是爲了吃醋。他被審判，他被放逐。照他的話說，他和死神擁抱地睡了三年。他自認爲是一個被遺棄的人，墮落了的人，致命的疾病吞吃着他，他對於生活的看法，似乎懷着一個被驅出生活之人的漠視態度。

但是他還很年輕，聰明，有才幹。他悲哀地回憶起自己的童年，本鎮郊外的羅姆吉夫卡（Ломтевка）村，他曾在那裏和村童們遊戲過，在那裏，在他保姆傑米其亦夫娜（Демидьевна）的院子裏，曾和一個可笑的小姑娘安尼斯卡（Аниска）玩陀螺……這一切都過去了。他注視着自己幼時的照片，說道：「我們都是小孩長大的，啊，小孩却變成這個樣子。」

生活在這小鎮裏像流水似的和平地流着。它是被勞動充滿着的。達郎諾夫醫生的家庭在勞動中忘記了他們的悲哀。大家都不提起佛陀爾。他像是一個死了的人。只有母親，安娜·尼柯拉亦夫娜，不停止想念兒子，寫信給他，但是她並沒有接到回信。

佛陀爾突然在鎮裏出現，正巧就是在德國人侵襲來的以前。被酒醉了的，虛腫的，有病的他，不決斷地來到父母的家裏，把他的怯懦隱藏在佯裝的粗暴和活潑裏。他不知道該把自己安頓到什麼地方去。他對人們不信任。他可以去打仗，但是他怕人家不要他。他願意做一個游擊隊員，但是誰會相信他呢？他是知道這一點的。拒絕並不使他悲哀。因爲實際上他對於一切都是漠不關心的。當德國人奪取城市的時候，酒醉的他在街上徘徊着，他是一個戰爭中的局外人。

德國人來了，城鎮已非昔比了。許多人都已走了。但是也有不少人民留下來。爲了環境的關係，醫生達郎諾夫留下了。安娜·尼柯拉亦夫娜也跟丈夫留下了。留下的還有年老的傑米其亦夫娜，安尼斯卡爲了逃過德國軍官孔次（Кунц）的手，從村子裏逃到她這裏來。

奧麗雅也留下了——在游擊隊裏做地下工作。留下了柯列斯尼柯夫，他假冒安德烈（Андрей）的名字，不久之後，就成為德國人的一大威脅。

奧麗雅談到德國人：

「啊，我多麼憎恨他們啊……他們的言語，行止，一切。我們要給他們，我們要給他們謙遜的教訓！假使沒有大砲，連指甲都被拔去了，那末就讓我的血成為膏水，給那伸足涉血的人！」

只過了幾天，在達郎諾夫全家的面前——在父親和母親的面前，在傑米其亦夫娜的面前，也像在留下的所有居民的面前一樣，發生了一個問題：還是去幫助游擊隊呢，還是自己去做對德鬥爭的參加者，還是為德國人服務。沒有別的出路。不能隨便像一個居民似的在敵人所到的城市裏過活。

和德國人隨著而來的是俄奸。死人復活了。過去的市長大家都以為早已死了的法尤寧，像幽靈似的出現了。這些奸徒認識城裏所有的人們。他們誠心地為德國人服務，做間諜，迫使別的人也為德國人服務。

這些壞蛋十分可惡。德人十分可怕。蕭世太保（Гестапо）裏的吸血鬼施普列（Шпурре）是可憎的。

對於敵人的憎恨把人們改造了。醫生達郎諾夫和他的妻子成為游擊隊忠實的助手，也不會不這樣，因為在德國人的拷問室裏是只可以做戰士，或做敵人的幫兇的。

佛陀爾先是徘徊着，像一個對於這兩個世界的鬥爭無涉的人那樣。在他空虛的心裏沒有對於敵人的憎恨。他可以教自己，甚至在德國人手下可以當官，因為他「受過蘇維埃政權的害」，坐過監獄，俄奸可以用他的過去來投職，但是他的靈魂，俄羅斯人的靈魂，因德國人在他生身之地的俄羅斯為所欲為，他找不到自己的位子。他對父親說：

「看，我已經在城裏奔走了三天……可是總想不透。閃過一綫光明，但又迸斷了。我凍木了。給點藥我吧，爸爸，把心裏的一切都燒燒燬吧……給我！」

於是父親就給了他們「藥」，安尼斯卡剛剛被抬回來，她正在發燒和夢囈着。德國軍官抓住了她，……敵人把一個美好的俄羅斯姑娘殺了

，她在不久之前甚至還被佛陀爾喜愛的。她的眼睛是這樣發光，她的面頰是凍得這樣發紅，在她的動作裏是透出這樣含羞的童貞，你看了她簡直不能不微笑，——照作者的註明，在第一場裏她是這樣出現的。然而現在拍來的她却是被侮辱了的，被苦難了的，傑米其亦夫娜朝她訴苦道：

「你是我的小小的星兒啊，惡毒的仇人把你熄滅了呀……」

「好，」連郎諾夫對自己的兒子說，「我給你藥，世界上沒有比這更厲害的藥。」

他把安尼斯卡給佛陀爾看，佛陀爾長久地，注意地看着這不幸的孩子，好久竭力想要把她全部的侮辱，她全部的悲苦的不幸，她全部不能忍受的痛苦都吸收到自己的心裏去。是的，這是給佛陀爾的藥！現在他認識了憎恨敵人的全部力量，這憎恨的全部特効藥力，它全部的創造力量。

佛陀爾向安尼斯卡的臉看了好久，默默不言。後來他站起來，對父親說：

「吻我，父親。吻額。過來，吻我，爲了一切……你能够嗎？」

他走了。不久之後德國衛戍司令維別爾(Вибель)和還有三個德國軍官吃了他的子彈而倒下。在審問的時候，佛陀爾自稱是安得烈·柯列斯尼柯夫，這個爲法西斯蒂，他們的走狗和俄奸所縶密搜捕的人。

在審問的時候，佛陀爾的父親和母親也在場。他們被強迫留下，因爲他們是本鎮的老居民，讓他們認明是否真是安得烈·柯列斯尼柯夫。是可怕的時分啊！醫生連郎諾夫動搖了。他不確切地說：

「是的……我們在會議席上遇見過。」

母親一眼不眨的看着兒子。但是問她是否認識安得烈的時候，她堅決回答道：

「是的。雖然我覺得，和他最後一次會面以來，已經十年了，但是我認識他的。」

兩位年老的連郎諾夫竟在自己的身上找到犧牲自己兒子的力量，因爲真正的安得烈就在旁邊，就在他們的高所裏。他們把他藏起，却把兒子佛陀爾出賣了。

叛徒法尤寧知道這一點。爲了自己的目的，關於這一點，他暫時沉默着。但是後來他對達郎諾夫醫生說：

「你的老婦是鐵的，醫生。你却軟弱一些！」

於是佛陀爾代粹安得烈將在絞刑架上受死。

在法尤寧的地窖裏，被德人捉來的游擊隊在等候着死亡。柯列斯尼柯夫的朋友們在這裏，奧麗雅在這裏，半死的佛陀爾也被解到這裏來。他們都會有意義地生活過，鬥爭過。現在只剩下作有意義的死了，並且要把「死」也要當着全城號召人們去鬥爭，使敵人驚恐。

在被拘禁的人們中有一個孩子名叫普羅柯菲（Прокофий）。他是和祖父一同被捉來的。

小孩不怕死。他老是問祖父：

「祖父……還痛不痛？」

「老人：痛不一會，親愛的。（帶着嚴峻的親親）。可是你却能和誰相比啊。在學校裏聽見講過米寧·庫齊馬（Минин Кузьма）●沒有，還有伊萬·蘇沙寧（Иван·Сусанин）●？……他們都是有長鬍子的人，是強大的橡樹。那樣的風能吹折他們呢！你還是一個小孩子，可是却和他們齊名了。你却也保衛俄羅斯土地了。你看，你現在坐着，你的馬被奪去了，你的夢跑來了。而且就連史大林也知道了。不過他不能親自來，他的公事是很要緊的。各國的大使在他面前來來往往，軍隊站着，將軍們等候着命令……人民都在飽嘗辛苦，一點也不喜笑。他可連眉毛也不蹙一蹙！……心裏却只有一個思想：一個十三歲的俄羅斯兵史達特諾夫·普羅柯菲（Статнов Прокофий）在弓形的地窖裏受着苦，等候德國劊子手處死刑……」

普羅柯菲：（興奮起來）。爺爺……用電話還是用無線電報告他。想來用無線電要快些吧，啊？

老人：不，人 關於這事用直達電話報告，心對心傳達。」

-
- 俄羅斯民族英雄 本爲肉商，一六一一年擊敗佔領莫斯科的波蘭軍。
 - 本爲農民，一六一二年把前往殺俄皇米海爾（Михаил）的波蘭隊伍引入森林中，俄皇得救，他却因而被波軍殺死。

回到這鎮裏來的紅軍部隊和游擊隊一同把被監禁的人釋放了。

萊翁尼德·李翁諾夫的劇本——他劇本中最好的一個——「侵略」便是這樣。它表明，對於敵人的憎恨怎樣產生。它本身也充滿着這種焦臭氣的憎恨。它的深刻的真誠是從憎恨發出的，它的力量是從憎恨產生的。

所有劇中人物都是有生命的。它基本的主人公是普通的，沒有什麼出衆的，樸素的俄羅斯人。醫生達郎諾夫，安娜·尼柯拉亦夫娜，奧羅雅，傑米其亦夫娜——我們每天可以碰到這樣的人。我們認識他們。各處各地都有他們。他們偉大的力量，就在他們樸實和無瑕中，他們身上的力量和共產黨員柯列斯尼柯夫身上的，和游擊隊員葉戈羅夫（Еропов）和達旦羅夫（Татаров）身上的，和這位作者所感應的無名老人身上的，和小孩普羅柯菲身上的力量一樣偉大。他們正就是靠了自己的正直無邪來扶直佛陀爾，佛陀爾在對敵人的憎恨心中，在復仇感中，在對被辱的俄羅斯小姑娘的愛心中找到了自己，找到了他在戰鬥中的位子。

萊翁尼德·李翁諾夫具有心理分析的深刻信，這樣確信地和正確地起着作用，所以使那些樸實和完美性格的人，深深忠於自己祖國和自己人民的人應在劇本的中心。母親犧牲了兒子，爲了救游擊隊的指揮員——他精神的偉大是和那用自己的胸膛去抵住敵人施向指揮員的打擊的戰士是一樣的。是鐵的老婦！在我們國家裏，有很多這樣鐵的人。我國就是靠了他們而有力的。

李翁諾夫的劇本充滿着活的，人性的情感，是用有力的，形象化的，豐富的語言所寫的。在我們偉大衛國戰爭時代的文學裏，它是一個很大的現象。



李翁諾夫一八九九年生於莫斯科。開始文學工作時是先做詩。一九二二年開始寫長篇小說，其中最著名的有「小偷」(“Вор”)，「索乞」(“Соть”)，「胡蠍」(“Барсуки”)，「撲滅蝗蟲者」(“Саранчуки”)，「史庫達列夫斯基」(“Скутаревский”)，「通海洋的路」(“Дорога в океан”)，「白煤」(“Антрацит”)

原书空白

侵 略

——四幕劇——

人 物：

達明諾夫·伊凡·鐵霍諾維赤（Таланов Иван Тихо-
нович），醫生

安娜·尼古拉亦夫娜（Анна Николаевна），他的妻
佛陀爾（Федор），他們的兒子

奧麗雅（Ольга），他們的女兒

健米其亦夫娜（Демидьевна），家裏的自己人

阿尼絲卡（Аниска），她的孫女

柯列斯尼可夫（Колесников），區執委會主席

法尤寧·尼古拉·謝爾格森 (Фаюнин Николай Сер-
генч)，死人淘寶的人●

戈哥柳斯京·謝妙·伊里赤 (Кокорышкин Семен
Ильич)，初昇的明星●

葉戈羅夫 (Егоров) } 安得烈 (Андрей) — 夥裏的人
韃靼羅夫 (Татаров) }

莫沙爾斯基 (Мосальский)，曾經是俄羅斯人

維別里 (Виббель)，市鎮守軍司令

施普勒 (Шпурре)，蓋世太保 (德國祕密政治警察) 的
毒龍●

孔次 (Куц)，維別里的副官

老人

男童普羅柯飛 (Прокофий)

穿軍裝外套的少年

游擊隊員，軍官，穿男子大衣的女子，侍者，瘋子，
押解的兵士及其他

★

事情發生在俄羅斯的一個小城市裏，現代

-
- 意指革命前的舊政權人物，革命後像死去似的不知到那裏去了，德軍一來，他們像死人復活似的又爬出來了。
 - 含有諷意的指一種正在往上爬的人。
 - 意指殘忍可怕的傢伙。

第一幕

古邑磚房裏的一間縫紉的房間。這是維朗諾夫醫生的住宅，佈置着本世紀初葉流行的樣式，那時醫生剛開始他的業務。左面兩扇式的門通向寢室，門上有齊整的磨砂玻璃，一張普通的少女睡的床和一張小梳妝台，放在角落裏，用屏風隔着。有許多鑲着毛子的照片，在所有照片上面領頭的一張是一幅圓臉微瘦的，穿着水手服的男孩的半身像。在中間一扇寬闊的窗戶裏看得見內省的俄羅斯式小城鎮的暗黑街道，遠遠的在小丘陵上面有一座鐘樓。黃昏，安娜·尼古拉亦娜在桌子邊上正要寫完一封信；在桌子的另一端薩米其亦夫娜正在收拾食具。

薩米其亦夫娜（以下簡稱薩） 廚房裏的蟑螂，夜裏逃走了。

〔安娜·尼古拉亦夫娜作厭煩難忍的手勢。〕

怕德國人，所以逃跑了。你到街上去瞧瞧看。

安娜·尼古拉亦夫娜（以下簡稱安） 你老是把這一套往家裏栽。一會拿回破馬蹄鐵，一會帶回散歸的請臂。

〔有人敲門。〕

薩 進來。誰還在那裏打？

戈哥柳斯京（以下簡稱戈。伸進頭來，） 對不住，是我，戈哥柳斯京。我在那邊找不着伊凡·鐵霍諾維赤。

安 今天是他施手術的日子。快要回來了。請進來，等一會。

戈 沒有關係，我就待在這裏吧。

〔於是門就關上了。〕

安 戈哥柳斯京！……真是少有少見！

〔她跟他出去，把耽誤的他領進來。這是一個有些近於盲目的，年齡很難確定的，穿着一件肩膀不合式的小大衣的人。〕

戈 那來請原諒我不脫衣服了，我是家常打扮●。我的事情就是要簽幾張公文。

健 坐穩了，別打擾。我們在給佛陀爾·伊凡諾維赤寫信。

〔戈哥柳斯京坐下，咳嗽一聲，把紙夾放在膝上，一動也不動。〕

大家都像發了瘋似的亂竊亂跳。波羅夫柯夫（Боровков）家私全都載走了。姑奶奶坐在頂頂上面，捧着茶鼎。人家都逃走了。

安 誰也不逃到什麼地方去。你問問戈哥柳斯京看，他什麼都知道。

戈 （稍起立）。確實。在逃走。

安 柯列斯尼可夫剛才還打電話來，什麼也沒有提起。他既然是區執委的主席，自然知道。

戈 他也要走了。

安 就讓他們走好了。（俯身寫信。）健米其亦夫娜，你別再噙蠢了。

健 我沒有什麼噙蠢的……可是誰都說，趁地還沒有凍硬，快把東西埋起來。（對戈哥柳斯京）。阿尼絲卡三件貼身的襯衫都給搶去了。上面放着一根絲帶，剛洗過，預備蒸褲子的……就連這帶子也被看中了。

戈 這是那一位阿尼絲卡？

健 剛不久從洛姆吉伏（Ломтево），從德國人手下逃來的小女孩兒。四十多俄里步行捱來的。那才好受呢！

〔戈哥柳斯京同情地作嘖嘖之聲，然後又坐着不動。〕

她剛喝過茶，那小孩老是發抖。剛打發她去排隊領糖。她已經跟我這麼親熱：老是奶奶呀奶奶呀的叫……（對安娜·尼古拉亦夫娜，

）我想法給她睡在箱子上。她可以給我們拖拖地板，洗洗什麼。

安 當然，讓她休息休息。（寫完信。）洛姆吉伏！伊凡·鐵雲諾維赤是在那裏開始工作的，佛茄●是在那裏生的，退到那裏去度過暑假。什麼都變了！

健 寫吧，寫吧，給他流你的慈母淚吧。（有心地注視一下男孩的半身

● 西俗入室要脫去外衣，以示禮貌，這裏說裏面是穿着家常衣服，不便說出來顯醜。

● Федя, Федор 的愛稱。

餓。）他就是寄張明信片來也行啊！

安（封信封。）最後一封！假使連這一封也沒有回音，那就上帝與他同在吧。（含淚地，半含淚地。）請你原諒我們。我們跟你熟了，戈哥柳斯京。

柯我其心明白。（帶着感情地。）我自己雖然因為身體關係，沒有孩子……可是在我的思想裏什麼都會有過，心裏安撫一下，也就算了。（偷偷地揩一下眼睛。）我在你家沒有遇見過他，那位佛必臨。伊凡納赤。●

安他出門了……健米其亦太娜，把窗戶關上，飛機快飛來了。

戈他早就這個……出門了嗎？

安已經三年……零八天了。今天是第九天了。

健他又不是算命的。

安他向來身體很弱。只有奶奶領了他才出去。是個好人，不過很熱情……（站起來。）好像，伊凡·鐵霍諾維赤回來了。

〔健米其亦太娜把窗戶上三夾板的擋板關上，把燈開亮，奧麗雅身穿秋季大衣，頭戴樸素簡便的帽子，手夾公事包，工作完畢後回來。她看着燈，眼睛睜縫了一會，然後低低地說：「晚安，媽媽，」當即走到屏風後面去。她脫掉大衣，無聲地站着，把手放到後腦。〕

飯給你燒燒熟，還是等父親回來一同吃？

奧麗雅（以下簡稱奧。）謝謝，我在學校裏吃過早飯了。

安（注視她。）你有些不舒服吧，奧林卡●？

奧不，你看上去是罷了。（從公事包裏拿出一疊練習簿。）已經疲憊了，可是還要看卷子。

安為什麼奧林卡不看眼睛看？

奧沒有什麼。剛才軍隊在學校前面開過。默默地。退却。孩子們端端正正地坐着。立刻好像顯得很空虛……甚至於狗都靜下來了。（很饑餓地。）前線情形不好，媽媽。

● 伊凡納赤（Иваныч）是伊凡諾維赤（Иванович）的別音。

● Оленька, Ольга 的愛稱。

安 什麼時候的事情？

奧 昨天夜裏，他們抄襲彼淑夫斯克（Пыжовск）鐵路交叉點，楔形衝到密庫維其哈（Медведиха）。我順路到阿列斯尼可夫那裏轉一下：他們在燒文件。

戈 各處飛揚紙灰，好像下黑雪、霽着雜過！

奧 對不住，我沒有發見你，戈哥柳斯京。

戈 （激烈地。）現在應該用鐵絲網把他們圍起來，用大砲把他們都消滅。

奧 我們在後方談論戰爭容易，可是在那裏……

安 還發生些什麼事情，奧林卡？

〔她不作聲。〕

你沒有吃飯嗎，戈哥柳斯京！上廚房去。（對門裏。）健米其亦夫娜，給些戈哥柳斯京吃的。

戈 你們待人真好，我要在你們家發胖了，安娜·尼古拉亦夫娜。

〔他走下。母親等待地看著女兒。〕

奧 可是你別害怕，媽媽……他活着，並且很健康。一切都很好。我剛才看見佛茄。

安 在那，在那？

奧 在廣場上……一個大水塘，水面上起着小波。他站在小橋上，眯縫着眼睛朝暗地裏看，獨自一個人……

安 破破拉拉的，一定是，很難看，穿着破鞋……是嗎？

奧 不……瘦得多了。我聽見他的咳嗽才認出來。

安 早來了嗎？

奧 我沒有走近去，我打從門裏看的。後來我便趕回家來，告訴一聲。

安 我們站在這裏做什麼呢……健米其亦夫娜，健米其亦夫娜！

〔健米其亦夫娜跑上來。〕

健米其亦夫娜，佛茄來了。開飯，把菜櫥裏的酒拿出來。他從冷地裏回來，一定要喝一點的。讓我披件什麼衣服，我自己去跑一趟。否則他又要丟失一千年……

健 對於兒子害人的事情，你的記性太壞了，安娜·尼古拉亦夫娜。

奧（拉住母親的手。）什麼地方你都不要去；關於那個女人，我們警告過他。是他自己離開我們，就讓他自己回來好了。（冷着寂靜。）我們貯藏室裏有人在走動。

〔她們頹喪。洋鐵撼動的聲音。〕

肩膀碰到鐵盆了。一定是病人來找你父親，在暗地裏瞎摸索。

健（移步向前開。）我們的門又沒有關上。

安 你走，我去關。

〔她出去，立刻聽到柔弱的呻吟似的叫聲。只有母親才會這樣叫。然後出現蕭索的男子的低音：「算了，別理了，她。手腳沒有礙事，腦袋還在甲頭上，一切都很好！」〕

健 母親等到光明的節日了。

〔母親和兒子站在門檻上；現在這樣小的她扶着他的肘子，他顯然不高興。佛陀爾——很高，像父親一樣，鬍鬚；在深重的眼睛裏閃爍着憤怒的風暴。這些纖細的纖細的鬚髭，對於他並不適合。皮面大衣由於時間而變硬了，同上沾着白粉灰，靴上沾着污泥。他捲在牙齒上冒着烟。〕

佛陀爾（以下簡稱佛，脫出母親緊攥的手。）你好，妹妹。你不屑伸出手來嗎？

奧（有意無意地向他退卻移動。）佛陀爾！佛其卡^①，親愛的……
〔他被她的激情所吞住，退却了。〕

佛 我，你知道，受涼了……在路上。別着急。

〔突然猛地襲來的咳嗽震撼他。奴捲落在地上。奧麗雅失聲地把它拾起來放在烟灰缸裏。他把手帕掩住嘴，然後又習慣地藏到袖管裏。〕

你看，變成什麼樣子了……

安 到爐子旁邊去暖和一會吧，佛其卡^②。我們的爐子是暖的。把你的皮大衣脫下來。讓我來把它掛上。

佛 得了，我自己來。（更加忍不住地。）放手，我不是說過了嗎。

① Федька, Федор的暱稱。

② Феденька, Федор 的暱稱。